

引 言

朱光潜的文艺思想与美学理论体系（尤其前期体系），是颇具特色的。其建构体系的路向是：以“出世—入世”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和现代多学科实证知识（心理、生理、文学、历史—艺术生理学）去融汇西方哲人学说（康德、克罗齐、尼采、叔本华、布洛、立普斯、谷鲁斯，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纵横交织，层次分明，使之成为一个五彩缤纷、斑斓驳杂的理论体系。它像磁石一样，吸摄着当年年青一代的心。即使是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个体系的磁力效应也并不减色。《文艺心理学》、《诗论》仍是难以匹比的美学入门书。几十年来，不管是怎样的风云变幻，其读者群有增无减，这证明了这个五彩缤纷、斑斓驳杂的理论体系确是一个“谜”。

朱光潜建构体系的独特心路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一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为了追逐人生与学术之谜，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呵！翻开中国现代史，有谁曾不辞劳

苦，从东方的香港到英伦三岛、巴黎、意大利，乃至莱茵河畔，前后度过十四年的大学生活？有谁能从飘缈的哲学玄思到精确的鲨鱼解剖，和用熏烟鼓与电气反应机测试心理反应，进行过张力距如此遥远的大脑训练？有谁曾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兴趣，从中国的儒道释哲学到西方哲学（理性与非理性）、文学、艺术、心理、生理、符号逻辑，从中国诗学到西方诗学，最后用美学范式把以上万花筒式的学术成果统摄起来，成为以“情趣”为焦点的一家之言？有谁能以少年的身份熟练地使用非母语系统进入西方学术之林，并以自己的力作（《悲剧心理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目？……凡此种种，只能使人惊讶、叹绝。这种用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的学术胆识和规范，和用中国人的“灵”去灌输西方焦土的精神超度，以及二者的结合，令我们叹为观止。因此，朱光潜当年寻求人生出路的这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不管是在现代思想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学术、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探险与解答！我们必须把朱光潜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放到这个高度上，才能拨开历史的乌云，客观地展示它的光辉。

朱光潜早期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以《文艺心理学》《诗论》为象征），不是一维的单一结构的学说，而是多维的理论体系，其间错综地交织着：深刻而玄妙的哲人学说，严肃而豁达、执着而超脱的人生态度，渊博而多向的学科知识，精当入微的叙述方法与行云流水式的语言表达。这里的哲人学说——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多学科的实证知识（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构成四维度的多面体的理论体系。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妙。

所谓“哲人学说”，指这个体系的哲学—美学构架、逻辑起点等方面的从属和继承关系。其前期的哲人学说，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核心，一方面渗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诸派学说，如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等；另一方面，又渗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哲学精神和中国古典诗文的神韵、意蕴，具有转型时代中多向吸纳、兼容并包的大师心态，其焦点集中在审美认识论（心—物关系）上。其后期的哲人学说，则在扬弃前期哲人学说的基础上（也许有人怀疑这里的“扬弃”关系，详情下文展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为后期追求的目标，同时吸取黑格尔、歌德、维柯等人的哲学美学观点，完成了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美学体系，其焦点由审美认识论移向审美实践论（主体论或人学本体论），成为一代美学宗师。

所谓“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艺术特质。朱光潜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性灵，提倡“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并且认为：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情趣化”。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宇宙人情化）；艺术的情趣化，就是艺术的人生化（艺术植根于人生）。这便构成一种“人生—情趣—艺术”三一式结构的宇宙论模式。朱光潜早期深受尼采的影响，把人生的魂灵抬到艺术的祭坛上，“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

由的”^①。在前期哲人学说中，他以“艺术人生化”去消解“孤立绝缘”的直觉说，使他营造的美感内在结构在“直觉说”线上得到伸延和完善。在后期哲人学说体系中（主客观统一说中），一切均以“艺术”为中介环节，完成“人—自然”的双向过渡。艺术形而上学，把他的人生追求与哲人学说融合起来，于是他便成为：既是青年的导师，又是现代学术泰斗。一身二任，熠熠闪光，可望而不可及！

所谓“审美感受（多学科的实证）——艺术生理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近代审美倾向（审美筋肉论），它把玄奥的哲人学说，灵妙的“人生—艺术”关系（艺术形而上学），落实于实证的心理—生理特征上，同时又把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广泛应用于诗学理论中，开创了美学—诗学的全新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艺术生理学既是朱光潜美学与诗学的交汇点，又是他学贯中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关于这一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下文专章论述），在中国美学—诗学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朱光潜相比，艺术生理学领域至今都是他独占的高峰。

哲人学说，构成这个庞大体系（前期与后期）的轴心，艺术形而上学（“人生—情趣—艺术”宇宙论模式）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上观照，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下实证，它同时突破这个体系的界限，伸延至诗学领域，完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建构。以上可说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但是由于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各种论著），超越纯学术线性思维，处处是妙语玑珠、情趣横生，渗透着语言和方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 24节。

法论的神奇魔力，令人爱不释手，这便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第四维。因此，我们姑且把朱光潜这个庞大理论体系称之为四维理论体系。面对多面体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面视角，否则便是“盲人摸象”了。

我们以上的看法并非想当然，而是根据事实的。

根据之一：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家学说，曾经像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或朱光潜 = 唯心主义）那样，充当过众人的“靶子”，曾受到随心所欲的人的批判，任何人都敢于批判朱光潜，都以批判朱光潜为荣，甚至可以导出一个公式：凡能批判朱光潜的人，都是唯物的、进步的，爱党爱国的。中国的极左思潮裹挟着“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恶浪，点燃了熊熊大火，企图把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朱光潜 = 唯心主义）及其论著的一切“遗毒”烧掉，……然而，朱光潜其人、其书、其事……却是“烈火金刚”。他犹如一位身经百战、谙熟一切套路的老拳师，任凭对手拳打脚踢，他只轻轻一挡，即让对方自讨苦吃，跌了筋斗之后，默认出手幼稚、低劣，败下阵来。愿意回头的，便拜他为师，不愿意回头的，便终生吃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很难一打就倒，一批就臭（准确地说，应是打不倒，批不臭）。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理论体系正如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有四个宽阔而结实的维度，面临四面八方，刮风下雨，只能飘洒其中的一面（一维）。因而，它总是光照四方，风吹雨打不动摇。朱光潜理论体系所经受的严峻的历史考验，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谨严与合理，它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不是低能理论家的虚构或胡说八道。

根据之二：是另一位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认定。

朱自清在《文艺心理学》序言中对该书作了精辟的评论（推而广之，也可看作对朱光潜体系的评论），择其要点如下：

（1）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无先例”。（2）学术情趣化。“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3）卓尔超群的叙述方法与语言表达。“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综观以上三点即可看出，那正是针对朱光潜的四维理论体系而引发出来的金玉良言。朱自清当年的见解，可谓一语中的，石破天惊。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师和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家，他和朱光潜的关系亲如兄弟，非同一般。他对朱光潜的学说体系，体察入微，领悟深切，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这为后人读朱光潜的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然而十分可惜，此一大师对彼一大师的“拳术套路”、“魔法变形”的珍贵告诫，却被后来的人们忽略了，或被极左思潮所淹没了。人们只能束缚于伦理、意志上的肤浅评判，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了。请看 50 年代一位著名理论家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评价：“朱先生的学问，骤看起来好像是很渊博，

他兼收并蓄了诸家的学说，他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似乎也能够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说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联缀成的破布片”，“当然，我们也承认，朱先生在过去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还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一些见解。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①。这是50年代对朱光潜美学体系带有代表性的评价（当然也并不否认当年有许多问题实属学术探讨）。当年大批判（大辩论）的共同特点是：（1）调子很高，吓唬人的大话很多；唱来唱去的大调基本相同。（2）“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却很少有人做得到，“认真”不起来，至于能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者，谈何容易？例如你没有全面研究过克罗齐的心灵哲学，你怎么去评价直觉说的得失？你要评价朱光潜的“出世—入世”说，即使你对中国儒道哲学有所研究，但是，你没有研读过尼采的哲学美学著作，又能谈出多少见解？就是那本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在中国恐怕也很难觅到，所以谈“认真”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的话，不是谎言，也是大话。且听朱光潜当年的灵魂感受：“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封闭唯心主义不可……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就得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我所懂得的道理说服我，单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是拿‘马

^① 《美学问题讨论集》（一），作家出版社出版，第134—135页。

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的口气来吓唬我，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心里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人葫芦里所卖的药都不一样”^①。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根本对不上口径。50年代对朱光潜的大批判（大辩论）之后，历史证明：朱光潜前期的学说体系，是很难做到一打即倒，一批即臭的。道理很明显，批判者所面对的是四维体系中的一维——哲人学说（而且又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其余三维（艺术形而上学／艺术生理学／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根本无法交锋，即使是对其一维中的哲人学说，也仅能划分一下唯物、唯心，指指点点而已。原因在于批判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库存与批判对象相比，实在难以相称，怪不得朱光潜在80年代的回忆中说：“50年代的那场大辩论，有些题目（即范畴概念）是可笑的”^②。其实，“可笑”的事还多着呢！朱光潜回忆中的评价，我以为是很有份量的。

“打打杀杀”的学术史早已过去！

真正的学术沉思，早该来临！

面对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四维体系，应该具有怎样的视界，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或隔靴搔痒？这是本书写作的总契机。

其次，面对朱光潜七百余万字的论著、译著，如何去评论它？采取何种评论方式为最佳方式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书未动笔之前苦苦思索的问题。

^① 《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省略）第10卷，第80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34页。

评价一部著作或一个理论家，应该说是一个探险过程。“评”无定式，允许多种多样，方向相反，往往异道同归。但结合目前情况，似乎也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基本上按照中国传统型的评点方式，或者说是变形的扩大了评点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者走到哪里，评论者也追踪到哪里，作对应性的评论；或者把作者的论著内容作大体上的分门别类，适当归纳，再作对应性的评论。这种评论方式缺少相对独立的解释框架，不能把“芜杂”的对象重新铸造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存在物。这种评论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其优点是，细致周到，密而不漏。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似是在所难免。其缺陷是，要处处跟着作者走，作者说了什么，也要随之评论什么。这样，势必造成两种难堪情况：一是大量重复作者的原话难以避免，离开作者原话就会失去评论的依据，这样则会话语重叠、篇幅冗长，对不熟悉原著的读者，尚可读下去；但对已熟悉原著的读者，则会感到异常疲惫。尤其是深入论述朱光潜，如果评论者的文笔欠佳，与朱氏距离太远，则难以卒读。二是难于从原著中超拔出来，自行布局、构筑，作出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尽管评论者下了较深的功夫，对原著十分熟悉，掌握了不少材料，论之有据，言之确凿，亦间有智慧的火花闪烁，但终未能燃成熊熊大火，失去融成一体的良机。把这种评论方式称之为评点式评论，似属冤枉，因为它多少也越出了传统评点的限度与范围（如归类、醒题，使用了不少现当代美学的新范畴概念与方法等等），但由于原著“磁力”效应太大，致使评论者难以拉开距离，所以在其大脑中也难以形成对应于原著意蕴阂限的简括解释框架，只好如此“就范”了。

第二种方式，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熔铸新的解释框架，超越评点方式，从“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也许这种说法很不妥善，只取其主观统一性而已）。按照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读者对文本的诠释，是有相当自由度的。只要遵循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则可以作出不同历史时代的“客观”评论。评论者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抓住其深层的脉络走向、各类关节点，及其对应张力，像面包师做面包过程一样，水泼粉上，又拌又搓，弄成意向中新的一团（马克思叫作“先验结构”）。这样，便能做到“纲举目张”，说长道短；不似其人而胜似其人。

如果说，第一种评论方式近似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研究”方式，那么，第二种评论方式则近似于“逻辑的研究”方式。历史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线索”，顺序、层次一目了然，“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但是这种“历史”方式又有突出的缺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这就使工作漫无止境”。逻辑方式，则是一种排除了历史偶然事件的理性结构，或理性运演系统，“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①。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就是评论的“原著”，但却有比较合理的类同性。至于“逻辑”方式，则更具有与“解释框架”的类同性。因此，笔者认为，评论一部作品、一派学说、一个理论家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第42页。

（作家），也可大别为两种方式：历史方式与逻辑方式。所谓历史方式，就是按照原著的历史顺序、层次，遵循其“自然线索”进行评论，既不压缩，也不跳跃。所谓逻辑方式，是一种对原著充分把握的“思想进程”，摆脱了各种“偶然性”的干扰，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典范形式”。

本书的主观愿望是企图采用逻辑方式，在适当的地方结合历史方式。当然，采用逻辑方式（抽象为一种解释框架），会有一贯性的“思想进程”，但也难免有些地方过于粗疏，乃至个别内容的遗漏。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然而，“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我也不必顾虑什么了。

第一章 四维理论体系的聚焦点 ——情趣化

朱光潜在自己的论著中，很爱引用王徽之“乘兴而去，乘兴而归”的无功利无目的的故事。“有一晚雪后初晴，月亮照得非常光润。他忽然想到他的朋友处谈谈心。立刻他就撑只小船去了。不多会儿到他朋友的门口了，他忽然地又抽身转去。人问他的缘故，他说：我‘乘兴而来，乘兴而返’何足为奇？像这一类人物才晓得人生在世，怎样才能怡情养性，无沾无碍咧。”^①

“人生”是什么？不就是一场“乘兴而来，乘兴而返”的活动过程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不在物欲的满足，而在性情的酣畅，不在乎拥有，而在于生命活动中的兴味与情趣。

“乘兴而来，乘兴而返”，是无目的，无所为。但这正是老子的哲学：无所为而有所为，无目的本身却隐藏着更为深沉的

^① 《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94—95页。

目的，那就是“怡情养性”，为了生命自身获得更合理的存在，和一种内在的绝对自由。

“乘兴而去，乘兴而返”的人生历程，正是人生艺术化的历程。朱光潜说，“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①，“就是人情化和理想化”^②，“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③。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身外的目的，还是为了追求生命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由）？从诡辩论的观点看，这是一场恶性的历史大循环，从哲学目的论的观点看，也难以令人信服，只有从唯物辩证的观点看，才有较合理的解释：人生在世界上，首先要求“活”着，要有一条鲜血淋漓的生命，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人要活着，就首先要有“能活”的客观条件。因此，对于生命来说，生命之内的存在与生命之外的存在，都同样必须。从“目的”的观点看，很难说哪一个是终极目的，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把自然界称之为人的非有机体。很明显，马克思是把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和外在的自然界（身外的生命存在），看作一个对立统一的生命结构。当然，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两种类型的理论家，一种是把人身外的追求（神／物质等）作为生命的目的，这是物役哲学；另一种是把人身内的追求（生命活动），作为生命的目的，这是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其最为著名者是康德的目的论——人是世界上的最后目的。因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人是目的），是近代美学、文学的理论基础。

① 《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96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47页。

③ 《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91页。

我们发现，朱光潜的“四维体系”之所以充满诗意哲情，读之不能释手，乃是在于“四维体系”中的聚焦点，是一种深刻而丰富的人生情趣（在朱光潜的论著中，情趣有许多同义词——兴趣、兴味、趣味、乐趣、风趣等等）。正如朱自清所说，读朱光潜的书，是“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就是对这种人生情趣的写照。研读一种深奥的理论书，能做到像“回家”一样的平凡而又充满魅力，真是谈何容易。

第一节 “情趣”范畴的来源与走向

朱光潜是一个很有特色、充满个性的理论家，在他的范畴体系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范畴，其应用率最高，灵活性也最大。它既是目的范畴，又是手段范畴，可以说，它的巨大意蕴把整个体系都提摄起来了，尤其在前期学说体系中（后期学说体系中曾经失落后而复归，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个特殊范畴便是“情趣”。

在朱光潜的理论体系中，统属于“情趣”范畴者，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兴趣、趣味等等之外，还有“玩索”、“玩味”、“无所为而有所为”等等一系列无目的性范畴与命题。这是心理—生理学概念与美学—艺术学概念相交汇而成的“边缘”、“交叉”型概念。其内涵丰富而不稳定，既关涉主体，又连及客体；既充满情感，又富于理性；既有意向确定性，又有意蕴泛化圈……要深入领悟它，全凭一副高深而博大的心灵。

情趣、兴趣等范畴，应当说不是朱光潜自己的独创。例

如，中国诗学理论（诗话、词话）便有深厚的传统。从钟嵘的“滋味”说开始，中经司空图的“韵味”说，直至严羽的“兴趣”说，便构成中国诗学理论中“情趣”（兴趣）范畴的发展轨迹。其中以严羽的“兴趣”说意蕴最为深广，“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①。兴趣说的妙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这里展示出两组矛盾结构：一是“言 $\rightleftharpoons$ 意”矛盾，一是“有尽 $\rightleftharpoons$ 无穷”（有限—无限）的矛盾。“言有尽”与“意无穷”，是中国哲学—诗学的始基性命题，其二极相关性，构成中国民族的原型观念。“言”与“意”，“有尽”与“无穷”，是分明的二极，从此一极到彼一极，是一种人生探险，其间蕴含着相互过渡的心理—生理动力，这便是“兴趣”。“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有什么“人生探索”、“理性追求”，比这更有乐趣的呢！看来，中国诗家文人把“兴趣”范畴，推向中国诗学理论——境界理论的最高层次，甚至形成学派，这就并非偶然了。

在朱光潜体系中，情趣（兴趣）范畴，一方面承继了中国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又与心理学、生理学、美学、哲学、艺术相互沟通，成为更新了的、具有多种内涵和功能的范畴，因而具有巨大的统摄力量。综观朱光潜的全部论著，即可见出情趣（兴趣）等系列范畴，在朱光潜体系中的多向而灵活的运用，怎样蔚为壮观。由此足见中国诗学传统与西方美学、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交融，必会产生范畴体系的新面貌，把学科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深入地说，情趣（兴趣）范畴

①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的中国诗学传统，使其带有整体直观的性质（全身心的一种焦点体验），多学科内容的交织，使其内涵变得更有深广度，也更有灵活性。如果用现代科学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情趣”（兴趣）实属心理学的个性范畴，但由于它的意蕴的奇妙和功能境界的多面性，而跨入形而上的领域，由心理学走向哲学—美学与艺术学。我们知道，朱光潜的理论体系，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交织、渗透的多维体系，他以“情趣”（兴趣）范畴作为这个体系的聚焦点，这显示了他的学术进向的新契机。

何谓“情趣”（兴趣），按其本义，“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①。这是“情趣”（兴趣）范畴的二相性特征：看来容易，做起来难；直观容易，分析难。但它在人们情感世界与理智世界中，却有重要的意义。要对情趣（兴趣）范畴作出有价值的考察，必须放在艺术世界中。朱光潜基本上就是遵循艺术轨迹来考察这个范畴的。朱光潜说，“读书就要从此种看来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②；文学作品在艺术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③。诗的佳妙在看与作之间，这是主客体相互撞击出来的火花。能显示人的创造精神之处，便是

① 《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71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50页。

③ 《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71页。

趣味之所在。就文学作品的创作——欣赏——批评三环节过程来说，贯串其间的红线也是一种趣味。如何把握“趣味”范畴呢？诗是最好的入门，“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①。诗是文学的集中表现，把握了诗的趣味，自然也能把握其他种类文学的趣味。在这里，朱光潜提出了“纯正文学趣味”的问题，正如人喝酒，一生只喝些低劣的酒，即使喝了好酒也品尝不出来。只有品赏好酒的经验，低劣的酒一进口，便有分明的警觉了。因此，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这件事实在不容易”^②。按朱光潜的经验，养成文学的纯正趣味，就在于从钻研经典名著中孕育出来。这就是多喝好酒少喝劣酒的办法，因为好酒才是其他酒的尺度。

情趣（趣味）范畴，在人的生活中到处都显现出来，但是艺术情趣（趣味、兴趣），与生活中一般的情趣（趣味、兴趣）是不同的。朱光潜认为，“一般人和诗人都感受情趣，但是有一个重要分别。一般人感受情趣时便为情趣所羁縻……诗人感受情趣之后，却能跳到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作意象来观照玩索”^③。一般人感受情趣是从实用态度出发的，诗人感受情趣是从审美态度出发的。因而情趣（趣味、兴趣）范畴便从形下的生活纠缠，净化上升为形上的艺术境界。

情趣（兴趣、趣味）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一种趋同力量，或者说它是一种动力机制，是人进行创造

① 《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50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52页。

③ 《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63页。